

心灵隽语

蔷薇花开夏初成

»»»»»»»» 辰阳



近日,蔷薇花开时节,满城锦绣华美。蔷薇花点缀了舟山的大街小巷,让人置身于花的海洋中。舟山多处路段,一片片蔷薇花墙从路的这头延伸至那头,瞬间把平淡无奇的道路变得童话般绮丽而烂漫。

不知怎地,我忽然想起了老家的红蔷薇。当下正是季节轮转、时序相催的春夏相交之时,每年的这个时候,三官堂老家的院子围墙上就会爬满艳丽的蔷薇花。

周末,一早起来发现天空又下起了雨,我已记不清这是立夏以来的第几场雨了。我看着窗外雨滴,连成一条、一串、一片,调皮地跳到玻璃上,又顺势溜了下来,留下了一道道长长的水痕。这样的下雨天,最适合呆在家里,喝着热茶,读一本好书,或观一部好剧,悠闲地数着时针走过一格又一格。感觉倦了,就临窗看看天空,细数雨滴落到水里激起的阵阵涟漪,一圈又一圈。这几天雨不停地下着,会不会把花蕾给打掉了?今年的蔷薇,还能如去年那般茂盛吗?我这样想着,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。

十几分钟的车程后抵达老家,远远望去,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那片红色。我三步并作两步,急急地推开院子的大门,只见围墙上早已爬满了蔷薇花,一丛丛浓绿中点缀着几枝带着雨露的红蔷薇,那么鲜艳,那么美丽,娇艳欲滴。我又惊又喜,轻轻地拨弄着,在那丝丝绵绵的细雨里,花儿悄然绽放,花香隐匿于雨帘里,滴滴水珠装扮着花朵,而枝头的一层层绿叶,却在雨水中蓬勃生长,葳蕤繁茂。这是一幅多么有诗意的画卷!

凑近蔷薇架,香气扑鼻而来。花丛中嘤嘤嗡嗡

的蜜蜂忙碌个不停,似乎要把整个香气收拢到它们体内,好酿出满满的香蜜来。我只觉得自己浑身被香气包围着,好香好香。

“初夏的天,孩子的脸”,不久太阳出来了,叶上的露珠在太阳光的映照下,晶莹、闪亮,仿佛昭示着顽强的生命。我心中蓦然一动:原来风雨之后,蔷薇可以开得更艳。在阳光下耀眼地开着,旖旎出勾人的颜色。

那一簇簇明媚的蔷薇花,不受外界干扰,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独特的魅力,开得热烈而奔放,这也许是蔷薇花热爱美好世界的体现吧!雨过天晴,花艳香浓。清风徐来,朵朵舒展翩跹,叶叶清新柔曼。她那纤纤的模样,是在倾诉柔情,还是执着于等待?随遇而安的蔷薇花,怀抱着极致的热爱和憧憬,把最美丽的年华,绽放给最懂得欣赏它的人。

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初夏时节的蔷薇花,它不与百花争艳,在群芳散尽、绿意渐浓的时候才羞涩地绽放。万物蓬勃着新生与希望。初夏的气息,泥土、树木、一树树花开,都在昭示着它旺盛的活力。蔷薇和玫瑰一样,茎上带刺,但不同的是,蔷薇的刺错综复杂,这是蔷薇给自己的保护伞,让你很难去接近它,这也正体现了蔷薇的不屈不挠、自爱和自重。

盛情开放,自信而隆重,脱俗而超然,长久地散发着那股沁人心脾的微香……一边恣意地盛开,一边坦然地凋落,那正是静好岁月的沉淀。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,内心信念的笃定成就了季节的“淡泊名利”,成就了岁月的安然若素。

似水流年

袅袅炊烟

»»»»»»»» 山谷雨

20年前在普陀生活,20年后扎根在定海。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普陀人,安扎在距离不到20公里的定海老城,按行政区域始终在舟山本岛,不是漂泊在外的游子,有何故乡情怀一说?但每次回普陀老家就觉得内心有特别的亲切感。

因从小农村长大的经历,骨子里刻进了对乡土的眷恋,年岁渐长,越来越喜欢走进周边的乡村,去细看那些老人一样安坐不动的石屋、傍晚村头池塘边闲聊的乡人、田间地头劳作的农人,但最萦绕心头的是那袅袅炊烟。

喜欢王菲版本的《又见炊烟》,有种脱俗清丽的质朴美。炊烟袅袅,尤其傍晚时分,晚霞的绚丽染红了整个村庄,大人们即将收工了,吆喝着嬉笑着。

那时候,村里每座房子屋顶的烟囱都升起了炊烟,它在召唤晚归劳动的人回家。这炊烟有浓厚的,也有稀疏的,似曼妙少女在风中舞蹈。我也曾遐想这炊烟是不是最终都化作了天上的云彩,它们向往天空的自由。

每个烟囱也传递着每家主妇独有的后厨技艺,炊烟的气味带着各种食物的味道。每户家里都是土灶,用柴火,也用风箱助力,炒菜用菜籽油,炸出的鱼特别香。乡人最喜咸味的清蒸带鱼丝一类,除了粗盐和碗葱,不添加其他佐料,蒸出锅时,原始的鱼香和

着野葱味扑鼻而来,下饭特有劲道。清蒸的白切肉也是正宗土养的土猪,肥而不腻,蘸酱油真的好吃。当然如果家里有灰缸,就可以用铁罐子煨一罐肉粥,简直人间美味。那时候物质还是匮乏的,过年时盼望吃到大烤肉和熏鱼,等待的过程也是幸福的。

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闻柴火烧的烟味,我一直认为是香的,而引柴火的可以是山上采来的松毛针,可以是木匠家的刨花,或是稻草。小时候我常做的一件事,就是跑到自家后院外的田野里,看傍晚此起彼伏升起的炊烟,像是观看一场最天然的烟火表演,然后村里的广播也欢快地响起来,觉得那就是一天的丰收曲。没过一会,我那50岁还不到的很会做菜的奶奶会喊着孙子孙女回家吃饭。

现在每次开车回老家,每一个绚丽的傍晚,我停好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村里还有谁家的房子烟囱里冒着炊烟,可惜一年比一年少了。家里后院的那片田野已被征用,盖起了整齐的楼房,突然就觉得承载了我大半个童年时光的游乐场也远去了。

余秀华在《2022》的诗中写到:新农村建好后,炊烟都被吸进了抽油烟机。幸好,我家孝顺的父亲十年前就给奶奶重新翻盖了有烟囱的伙房,我还能看升起的孤独的炊烟,我还能吃到奶奶亲手用柴火烧的大头菜年糕。

生活滋味

蓝眼泪

»»»»»»»» 周江川

有一种“微光之美”,我没有亲眼见过,这“美”对我而言,也就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震撼和惊叹。来海边生活,我第一次在网络上邂逅“蓝眼泪”这个词的时候,还以为是一段优美动人的海上故事。

东海,岱山“蓬莱仙岛”上,五月的风有些放肆。无论站在海岛上的哪一块沙滩或者礁石,你都会遇到风把海浪追赶着,一路狂奔到海岸边或你的脚下。它们不会理会你的感受和神态,它们总是肆无忌惮地在海上自由自在地飞舞。

五月,孩子放假回家,听见窗外风的嬉笑声,望望窗外的大海,我想起了“蓝眼泪”。

“蓝眼泪”俗称海耀,又称夜光虫、夜光藻。通常被归类为一种藻类微生物,其因能在受到刺激后发出蓝光而得名。夜间风浪打在岩石上,常出现大片发光现象,因而过去的渔民也将其称之为“海火”“海上幽灵”“海上鬼火”等。通常它们在海洋中以浮游的方式漂流,会被潮水和风浪带到岸边。

前几天,看见朋友圈中友人发:在“舟山的朱家尖乌石塘”观赏到了“蓝眼泪”。于是,便想同孩子一起去看看。

去之前,问了友人。朋友说:“你去乌石塘,还不如就在岱山的鹿栏晴沙,那里也有。”他还发来了前几日夜晚在“鹿栏晴沙”拍的小视频:漆黑的夜晚,一条蓝色水线突然出现在视频中,盈盈的蓝光如同一排闪烁的精灵在舞动风姿,优美、壮观而神秘。应该是他用石头在海面上打的“水漂”。

吃过晚饭,我和妻子、儿子就驾车去了“鹿栏晴沙”。可惜,事与愿违,晚上海滩不开放。

美丽景致对人的诱惑是可以愉悦人的心情的,特别是家人在一起的时候。这种“愉悦”会像五月的海风,更加浓郁、轻盈和自在。

我们怎能放弃对美景的追寻?

于是,我们又驾车去了不远处的“燕窝山”,那里有一片小海滩,或许能和“蓝眼泪”来个“偶遇”。

我们来得早,落日余晖被我们的视线“撞了腰”,红彤彤的太阳映着“燕窝山码头”来往的游轮,拉着海平线,依着祥云,成了一幅绝美的油画。我们三个在宁静中,慢慢目送着它没入海中。这美,让我们脸上满是惊叹和满足。

夜幕终于降临,我们提着事先准备好的蓄能灯来到海滩边。

今晚,没有月亮,夜色很密,冷还是没有被四月完全带走。妻子拉着我的手,她感觉有点冷,我感觉她是有点“怕”,整片海滩上只有我们三个和海浪的“哗哗”声。

儿子提着手灯很是兴奋,一个劲地往海里投掷着石块。妻子在后面着急地喊:“你不要离海边太近了,小心海浪会把你卷走。”说着,她往儿子身边跑去。

虽然没有月光,但是海面上有光。儿子投入海中的石块溅起了水花,很遗憾,“蓝眼泪”没有在这里等候我们。

我站在他们身后,一丝酸楚突然涌上心头。儿子已经有半年没有回家了,我也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家乡的母亲了。

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,手机的屏幕上竟然有一滴泪水,而且在黑暗的海滩边,它的颜色竟然是蓝色的。